

目 录

前言.....	(1)
新乡县建置时间考证.....郭 正	(3)
奔向光明	
——新乡起义记.....庞庆振	(6)
十二村联合剿匪抗日纪实	
.....黄文雅 刘述元	(39)
康庄突围战	
——记国民党东北军骑兵第四师在新乡的抗日	
事迹.....黄文雅 刘述元	(48)
巧摸日军新乡留守处.....郭国武	(52)
日本侵华铁证	
——记新乡县《战歿勇士之墓》碑	
.....冯广滨 杜彤华	(62)
新开铁路修建与拆除的经过.....尚学义	(65)
新乡才子殷梦五.....县志总编室	(68)
关于征集新乡县文史资料的通知.....	(71)
征集文史资料参考提纲.....	(73)

前 言

在全党和全国人民深入贯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和各项政策，全国经济稳定、政治稳定，爱国统一战线进一步巩固和发展的大好形势下，《新乡县文史资料》和大家见面了。

做好戊戌变法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这一历史阶段的历史资料的搜集、整理和编写工作，是周恩来总理交给各级政协的光荣任务。周总理生前号召政协委员和各方面人士，要“把亲身经历记录下来传之后代”，“用历史知识教育启发后代”。根据周总理的号召，政协章程规定：“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和地方委员会根据统一战线组织的特点进行关于中国近代史、现代史资料的征集、研究和出版工作”。

政协新乡县委员会于一九八四年建立后，随即成立了文史资料委员会，着手文史资料的

搜集、整理、撰写工作，由于各级领导的亲切关怀和有关部门及各界人士的大力支持，取得了较好的成绩，截止一九八六年底，共征集各种资料二十余篇，为编印《新乡县文史资料》奠定了基础。在此，谨向关怀和支持我们工作的各级领导和各界人士表示衷心的感谢。

文史资料工作对我们来说是一项新工作，由于我们人员少，业务生，水平低，在征集、整理和出版中难免出现错误，敬请读者及时提出批评指正，以便我们改进工作，把《新乡县文史资料》办好。

新乡县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

一九八七年八月

新乡县建置时间考证

郭 正

新乡县的建县时间，历史记载说法不一。隋书《地理志》、清康熙《新乡县续志》记载：“隋开皇初年置，有关官”。《获嘉志》记载：“隋开皇初于古新乐城置新乡割县之东境隶之此邑名新乡之始”。明正德元年《新乡县志》卷一，四页记载：“唐武德元年（公元618年）析获嘉之新中乡编置新乡寻以县置。”清乾隆《新乡县志》、民国十二年《新乡县志》记载：“隋开皇六年（公元586年）置县。”《河南地名漫录》72页《获嘉县条》记载：“隋文帝开皇四年在新中乡置新乡县。”有人说初即上旬，初年就是元年，也可以说是四年、六年，有的说元和六很相似，有可能互为误写。

据清《读史方与纪要》卷四，十九，河南

四，二十二页记：“隋于故新乐城置新乡县。”据北宋《太平寰宇记》卷五十六·五页记：“新乡县本汉汲县获嘉两县之地，汉书武帝将幸猴氏至汲县之新中乡即此处也。隋开皇六年于南县地故新乐城置新乡县，属卫州取新中乡以为名。新乐城本六国时燕乐安藏所筑。”据清《河北采凤录》卷三，十四页记：“按新乡县为古鄆国，春秋属卫，战国属魏，汉为获嘉，隋开皇六年始割获嘉、汲县两邑地于新乐城置新乡县”。据清《历史地理沿革表》卷二十一，县表三，二十四页记：“新乡、隋、古新乐城，开皇六年分汲、获嘉两地置，属河内郡。”据清乾隆《新乡县志》卷二“沿革”，二十六页记：“旧志隋开皇六年割获嘉、汲县两县地于新乐城置新乡县取新中乡为名。康熙续志云此邑名新乡之始与获嘉分而为二矣。”又据1978年6月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国通史》第三册第19、20页，1983年12月上海出版的和1984年12月辽宁出版的《中国历史大事年表》记载的隋开皇初年的历史大事表明，公元581年2月，周相国杨坚受禅，建立隋朝，称高祖文帝，年号开皇，下年初平。开皇二年五月，北方突厥五可

汗率众四十万攻入长城；开皇五年七月，突厥始上表称臣；同年隋发丁三万于朔方、灵武筑长城七百里；开皇六年二月，隋发丁十五万于朔方以东边险地增筑城数十；开皇七年二月，隋发丁十万余修长城；开皇九年二月，始置乡正，里长以治民。可见隋初几年，政局不稳，忙于应付边关，稳定内政，还顾不上分县置县的事。但建都长安的隋当局，于开皇六年，发丁十五万去北方加强国防，巩固政权之时，割邻县以增关，设关官以加强军事要塞重镇——豫北新乡的防守，巩固其国力政局，也是很有可能和符合当时实际形势需要的。

综上所述，我认为绝大多数正史、县志记载的隋文帝开皇六年（公元586年）于古新乐城（即老县城）始置新乡县是正确可信的。

奔 向 光 明

——新乡起义记

庞庆振

编者按：

祖国统一，振兴中华，这是中国人民的共同心愿。为此，我们编发庞庆振同志亲身经历的起义故事。

庞庆振原是国民党四十军三一六团中校代理团长，于一九四八年在河南新乡率部起义后，任中国人民解放军高射炮兵三团团长，转战南北，抗美援朝，为人民作出了不少贡献。一九五七年起，他转业到本溪市工作。现在，庞庆振同志已经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任本溪市政协副主席、体委副主任、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本溪市委委员会主任委员。

一、拆民房怨声载道 炸大桥必成罪人

一九四八年十二月二十日以前，我在国民党四十军一〇六师三一六团任团长。这支部队本是冯玉祥的老底子，我父亲庞炳勋曾任军长。队伍的封建意识浓厚，官兵多是依靠老同乡、老部下的关系维持。由于不是蒋介石的嫡系部队，因此受排挤、受歧视，一向是驻扎在边远地区。

抗日胜利后，河南省北部地处穷乡僻壤，蒋介石便把四十军派驻豫北，隶属国民党第十二战区管辖。四十军军部先驻安阳，后移新乡。新乡地区南濒黄河，过河往南是陇海路及重镇郑州；北邻安阳，西通焦作。焦作是河南省煤炭基地，资源丰富，交通便利，土地肥沃。又因新乡的西北邻近太行山，所以新乡就成了黄河北的桥头堡，能控制豫北的平原和太行山，自古以来便是兵家必争之地。

一九四七年夏季，刘邓大军要突破京汉线，通过安阳。国民党四十军闻讯十分紧张，急忙布置工事。安阳的四周本来就有很高的城

墙，可以御敌。但是，城外却有很多民房住宅。军长李振清心惊胆虚，一怕这些民房影响火力射击，二怕解放军占据民房赖以攻城，便下令把房统统拆掉。当时，军部和其它部队都是驻在安阳或新乡城里，只有我所在的三一六团单独驻扎在新乡西郊区。当我带着部队奔向指定的安阳西关外时，只见千家万户的男女老少纷纷跑出门，拦路跪在地上，哭声震天，喊声连片：

“老总开恩啊！”

“庞团长救命呀！”

“给我们一条活路吧！”

“……”

其悲惨之状，目不忍睹；凄凉之声，耳不忍闻。我命令队伍绕道通过，但是，老百姓纷纷阻拦。士兵们也踟躇不前，有的还偷偷地抹眼泪！

我怕军心瓦解，急忙呵斥值星官把队伍带到一边待命。

我翻身上马，跑到师长那里去报告所发生的事态，并陈述我个人的见解。我认为，作战的胜负在于民心士气，而不在于拆民房；如果

士无斗志，民心背离，将对战局不利。

一〇六师师长赵天星曾给我父亲当过警卫，是个老行伍出身。他同我的关系该是密切的。但是，因为我读过黄埔军校，进过陆军大学，又一向年轻好胜，拔尖逞能。他对我便很不以为然，常常以长辈的口吻训斥于我。

当时，赵天星师长听了我的陈述，很生气。他训斥说：“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

我执意地说：“如果共军进攻，我团可以不进城，扼守西关，与共军决一死战！”

赵天星看我拒不从命，便怒气冲冲地一拍桌子，大声说：“你给我立下军令状！”

尽管副官们一再劝说，我还是赌气地给他写下了“军令状”：

如失西关，愿杀我头！

庞庆振

回到西关，我命令副官们安抚百姓，安定人心。另外，召集营长们开会，研究对策，部署兵力，严阵以待。

后来，刘邓大军接近西关时，打了一阵枪炮，只做佯攻。解放军并没有拔我据点，而是避实就虚，一夜之间挥师东去，过了黄河。直

到这时，一〇六师的官兵才消除了一场虚惊，我心里也不免暗暗庆幸。与此同时，安阳城的东关、南关、北关，已被其他团拆毁，唯独西关被保留下来了。

不久，蒋介石派飞机把三一六团空运至开封，下飞机后就投入战场。结果，刘邓大军主力在大别山的高山铺村布下了“口袋阵”。一仗打得我团溃不成军，险遭覆灭。我急忙收拢残兵，逃往武汉。在那里，我依靠封建旧关系，招兵买马，重新整编。

整编后，我又拉出了一个团的兵力，仍然使用三一六团的番号。国民党军参谋总长顾祝同又命令我团北上，驻防黄河大桥。

顾祝同和刘峙亲自召见我。刘峙说：“老侄子，你在这里要露一手呀！”

顾祝同说：“你这个团，蒋总统是知道的，现在是需要你为党国立功的时候了”。

我嘴里连连应诺，可心里明白这是给我打气。因为，我已经多次尝到解放军的滋味了。

我团奉命北调，驻守郑州，军长李振清随队伍北上。行军途中，部队又遭到解放军的埋伏，拦腰阻击，伤亡很大。军长腿部被打伤，

下落不明。仓皇之中，我得率领部队前往黄河桥集结。

当天晚上，我又亲自带一个营奔赴遭遇解放军埋伏的地点，搜索、寻找军长李振清。结果，在甘蔗地里把他找到了。他腿部受重伤不能行动，狼狈不堪！我命令士兵用担架把他抬到新乡。

三、四天后，我团在黄河桥集结待命时，又接到顾祝同的电令：

命令：迅速炸毁黄河大桥，以防为共军所利用。

我接到命令，正疑惑不解，师长赵天星也挂来电话，要我到师部去接受具体任务。

因为有上一次拆毁西关民房的争执，赵天星这一次对我布置炸毁黄河大桥的任务时，态度十分严厉。我心里很不愉快。

在回团部的路上，思绪万千，斗争激烈。抗日战争刚结束，内战又连连不断，国民党军队累累战败，我感到个人的前途也是一片黯淡。共产党军队已经南下，渡黄河如履平地，来去自如，天险不险，我们何曾挡住一兵一卒？今日要炸毁黄河大桥，究竟又有什么军事

意义？

我知道，这座黄河大桥是由法国人建造，国家花了很多银钱。它联通黄河两岸，是发展国计民生所不可少的交通枢纽。如果毁于我手，那我将会成为千古罪人！

回到驻地，我立刻找来自己的亲信炮兵连连长宋春杰。我同他秘密研究了“炸桥方案”，并命令他亲自执行任务。

宋春杰确实是按照我的指令执行了。他带着士兵把黄色炸药安放在桥上，却卸除了雷管；又在桥头附近布下很多地雷，严密封锁。一声令下，附近的地雷爆炸声起，火光冲天。但是，桥上因无雷管引爆，黄河大桥没有炸毁，安然地保存下来了。当时，队伍忙于北撤退命，谁也不顾追究大桥的爆炸情况了。只是在后来我们团起义后，宋春杰连长受到了人民解放军的表扬。当然，这是后话。

二、假枪毙自欺欺人 真打仗受气受辱

从黄河大桥撤退到新乡以后，一〇六师和三十九师都驻扎在城区，唯独派三一六团驻到

新乡西南八里营飞机场附近，担当守备飞机场的任务。师长赵天星对我说：“这个地区是新乡的命脉，你团使命是无上荣耀的，你要尽快整顿队伍，给弟兄们打打气。为党国效劳，誓守新乡。”

其实，队伍从黄河大桥撤退下来后，军心涣散，士气衰落，叛逃激增，毫无斗志。当时，解放军主力与我们对峙的只有十四纵队。他们对我这个孤立的据点，是围而不打，严密监视，而致力于扩充自己的兵力。

日子久了，队伍集中在新乡这个狭小地带，人吃马喂越来越困难。一时，抢劫成风，士兵已变成一群匪徒。

一天，队伍到古固寨（新乡东边二十里的小镇）去征粮。我在团部，只听房后人声嘈杂，跑出来一看，一个老太婆已经被人打倒在地上，哭天嚎地，痛不欲生。

我叫卫兵扶起老太婆，查明原由。原来是我手下警卫连的士兵到她家明抢暗夺，欺压百姓。我气得心里想，兔子还不吃窝边草哩，弟兄们竟在团部驻地糟害百姓！如不做惩，还能有立足之地吗？

我在盛怒之下，命令卫兵把肇事者警卫连的上士班长王玉民捆绑起来见我。

一时，王玉民被五花大绑地推到我的面前。他见到我便“扑通”一声跪伏在地，哭泣求饶。其他弟兄也纷纷讲情。

我转念一想，时局不稳，命运难卜，此时此地，我怎能触怒士兵？何况，王玉民跟随队伍多年，虽然不是我贴身的卫兵，但也算得是患难弟兄，我怎么能忍心杀他？

当时，正值仲秋，月光如水，我反复思索，寻找万全之策。弟兄们静心屏气地观察着我，等待我发落。

忽然，我传下命令：全团集合，严明军纪。

士兵们惊讶了，王玉民也吓呆了。而我却跨步走出门外，带着贴身的卫兵直奔操场。

全团集合以后，值星官把队伍摆布成讲话队形，并照例向我报告人数。我走上一个土台子，朝队伍扫了一眼，只见士兵们都耷拉下脑袋。

我开始大声地说：“弟兄们，我们西北军三一六团是冯玉祥将军的队伍。过去，冯老将

军对我们队伍有严格的训示：“不扰民、不害民、爱国家、爱百姓。”现在，有的弟兄竟敢把它抛到九霄云外了！为了严明军纪，爱护百姓，我命令把害群之马王玉民就地正法，立即执行。”

一阵枪响，全团士兵震惊了。兔死狐悲，一个个无不感到哀伤。

我又叫值星官把队伍带到距离刑场五十米远处，让士兵连夜列队参观，然后绕道回新乡。

直到队伍走完了，我心里才松了一口气，因为，这是一出戏，是由我亲自导演的自欺欺人的假枪毙。事前，我已经与王玉民讲明，以假枪毙的方法“杀一儆百”。事后，他便由弟兄们陪同，悄悄地返回警卫连隐蔽起来。戏法变得很利索，没有露出破绽。但是，我的内心却非常苦闷，这种欺骗士兵的把戏还能玩多久呢？《佛经》里说：“佛法无边，回头是岸。”可哪儿是“边”，哪儿是“岸”啊？

十一月初的一个夜晚，我团防地的西南方向枪声突起，战斗在八里营南边的路庄打响了。不一会儿，驻路庄的四营营长邹康成报告：“共军已发起进攻，来势迅猛，尖兵已冲

至路庄外壕。”

不久，他又挂电话报告：“共军炮火猛烈，我二连伤亡重大。”

我看情势严重，马上拿起电话向城里的师长赵天星报告，请求援兵。可是，赵天星却说：“这只是一次小小前哨战，用不着派援兵。你团要重新调整部署，坚守八里营，与阵地共存亡。”

我听了，再三申诉队伍伤亡重大，兵力已全部用上，三一六团再也没有预备队了。可是，赵天星不予理睬，“叭喳”一声，就把电话挂上了。

这时，路庄方向杀声阵起，枪声更为激烈。四营长来电话告急：“前沿阵地已全部丢失，有两个连已失掉联络，战斗已逼近营部了！”

我看事态严重，便命令团部的警卫连、搜索连、炮兵连等，立刻奔向路庄增援四营。同时，我不再向师长报告，便直接打电话给在师部值勤的我团二营营长，抽调五连轻装跑步赶到路庄参加战斗，联系信号是手电光闪三长一短。另外，我又打电话给城内十五公分榴弹炮